

中国百家文学名著欣赏

诗歌 (三)



主编 汪文顶 曾宪辉

福建教育出版社

● Z G D J W X M Z J S

中国百家文学名著鉴赏

主编 汪文顶 曾宪辉

诗歌

3

欧明俊 编著

中国百家文学名著鉴赏

诗 歌 ③

淳文顶 曾宪辉 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富兴路 15 号 邮编：365001)

787×1092 32 开本 5 印张 104 千字 2 插页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300

* ISBN 7—5334—2314—3/G · 1882 定价：6.20 元

如有印装差错，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无不闪耀着先哲的智慧之光。然而，你是否曾留意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竟有这样一部“另类”作品——《儒林外史》。这部由清代吴敬梓所著的长篇小说，以儒林为背景，通过描绘士人、官场、家庭、婚姻、科举等社会生活的种种丑恶现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汪文顶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堪称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无愧于文明之邦的盛誉。

我们的祖先，早在人类文明初创期就以《诗经》、《尚书》开启中华文学的源头，继而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和先秦散文、两汉史传、唐宋古文形成诗歌、散文的长河，随即以《水浒传》、《红楼梦》和《窦娥冤》、《桃花扇》诸鸿篇巨制掀起小说、戏曲的浪潮，总是以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气象扩充和融汇古典文学的滚滚洪流。我们的前辈在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大时代，又以“文学革命”的实

绩开拓出新的河床，以《阿Q正传》、《女神》之累累硕果聚汇现代文学的主潮。从屈原到鲁迅，从《诗经》到《女神》，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一部部沉甸甸的杰构，谱写着中国文学3000年历史长河奔腾不息、高潮迭起的进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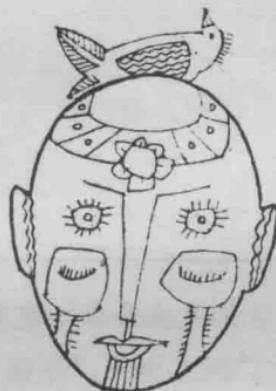
中国文学的精华，凝聚着华夏民族披荆斩棘的创业史诗，巧夺天工的才情慧心；维系着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的人文命脉，踵事增华的理想信念；塑造着中华儿女乐善好修的人格灵魂，行健自强的民族品格。世人常称道的中国文学重表现、善造境、尚和乐、裨教化的艺术品位，是弥足珍惜，颇堪玩味，有益于淑性怡情，很值得发扬光大的。

中国文学蕴藏丰富，润泽八方。既是我们引以自豪的精神遗产，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修身功课。踏入中国文学宝库，满目琳琅，应接不暇，甚至令人望洋兴叹而又欲罢不能。为了帮助和引导青少年读者系统地观赏中国文学的奇珍异宝，福建教育出版社决定编纂《中国百家文学名著鉴赏》，与先行出版的《世界百家文学名著鉴赏》相配套。

本着古为今用、去芜存菁的原则，这套鉴赏丛书选介中国古今文学有代表性、有生命力而又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名家精品，加以分门别类，择要品评。其中，诗歌四卷，散文三卷，小说三卷，戏剧两卷，原则上不再收录中小学课本已选的作品。诗歌、散文和2000字以内的短篇小说，原文照录，其中的古代作品加上必要的注释；小说、戏剧作品在“概览”里介绍其故事梗概。各篇的鉴赏，着眼于原作思想艺术的主要特色，力求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各卷《前言》，分别概述各卷所收作品的历史特点和文体特色。我们愿与广大

青少年朋友一道试叩中国文学宝库的大门，携手步入其中，聆听先哲的启示，欣赏瑰宝的光彩，承受美善的陶冶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1996年秋于福州



前言

词人平生所见古乐府集，多是“乐府歌辞”，即以乐府为名的歌辞，其内容多与音乐有关，如《长恨歌》、《琵琶行》等。但词的名称却与乐府无关，而是从唐五代时新兴的“曲子”演化而来。曲子原是民间歌舞的曲调，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词”。词最初是配乐歌唱的，所以又叫“曲子词”。到了宋代，词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且词的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出现了许多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词人词作。词的创作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词人词作，如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等。词的创作在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词人词作，如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等。

词，原是配合隋唐以来兴起的燕乐（又写作“宴乐”）而创作的歌辞，时称“曲子”、“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词在当时是配乐歌唱的，用于酒筵樽前佐欢取乐，类似今天的流行歌曲。

词兴起于民间，中唐文人开始模仿创作，如张志和、白居易、刘禹锡等。到晚唐，温庭筠大量创作，其词多写男女相思离情，风格浓艳香软，影响甚大，被称为“花间鼻祖”。

五代时，十国中的西蜀和南唐成为词创作的两个中心。《花间集》中收入温庭筠和西蜀词人的作品，称作“诗客曲子词”，可代表当时文人词的成就和特色。花间词人中成就最高

的是温庭筠和韦庄，并称“温韦”。韦庄的词已融进了个人的身世之感，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和抒情意味。

南唐君臣承花间余绪，中主李璟、宰相冯延巳、后主李煜都是填词能手。冯延巳词多流连光景、感伤忧叹之作，折射出时代心理。李煜是个失败的皇帝，却是成功的词人，特别是亡国后的作品，思念故国，悔恨悲伤，情调凄婉，沉痛感人；用白描手法，直抒胸臆，不加雕饰，有天然浑成之美。如《虞美人》（春花秋月）、《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皆为至情至性的言情佳构。

宋代词的成就最高，故后人将“宋词”与“唐诗”并称。

北宋初，仍承花间、南唐遗风。范仲淹等大臣也喜填词。晏殊、欧阳修词学习冯延巳，婉约感伤，闲雅精美。柳永是第一个专力填词的词人，作为一个浪荡才子，他经常出入秦楼楚馆。他了解和同情下层歌妓的生活，替她们写心。他将词由宫廷带到市井。他的词尤工羁旅行役，写出自己流荡飘泊的内心感受。柳永大量创作慢词，改变了长期以来小令独霸词坛的局面。柳词善于铺叙，层次井然，精描细摹，穷形极态。语言通俗浅近，明白家常，开创“俚俗”一派。同时，张先词多表现文人的清雅意趣。晏几道作为没落公子，词多回忆往日生活，感伤意味浓厚。他的词技巧娴熟，把令词发展到了高峰。苏轼以词表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和人生感慨，其词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鲜明的自我形象。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念奴娇》（大江东去）等，笔力雄健，境界阔大，风格豪壮清旷，开创了豪放词派。他的词有时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突破了音律上的限制。他“以诗为词”，将词抬到与

诗平等的地位。词渐渐由“流行歌曲”变成一种格律诗体，由音乐体制演变为文学体制，革新之功是巨大的。苏轼的弟子黄庭坚、秦观等仍走词的老路，创作婉约词。秦观的词多写身世之感，情调凄苦，而表现含蓄有韵味，被推为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贺铸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注重创新。他作有不少慢词，如《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等豪爽雄健，气势非凡。他是苏轼到辛弃疾之间的过渡人物。北宋末年，周邦彦审音度律，完善词的体制。他多恋情和咏物之作，典雅精工，被誉为词的集大成者。李清照经历了亡国、丧夫和破家的惨痛，她后期的词写自己的潦倒孤苦的情状，凄婉缠绵，催人泪下。

南宋时，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尖锐，朝中主和派和主战派势力互为消长。南渡初，一些大臣如胡铨、李纲、岳飞等也以词抒情言志，唱起了抗金的战歌。张元干、张孝祥的词感怀国事，豪放慷慨，是辛词先导。大诗人陆游也以余力写爱国词。辛弃疾积极抗金，遭到主和派的排挤打击，愤懑抑郁之情表现在词中，便形成豪迈奔放、慷慨悲壮的风格。他的词讲究比兴寄托，多用典故，“以文为词”，将词散文化、议论化。他上继苏轼，是南宋爱国词派的杰出代表。陈亮、刘过等词风与辛弃疾相近。宋末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是辛派的继承者。南宋中叶，姜夔以词感时伤世，风格清雅疏宕。以他为首的“格律词派”有史达祖、吴文英等。宋末的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善写咏物词，寄寓亡国之痛，情调哀婉凄苦，亦属姜夔一派。

金、元两代多承袭苏、辛词风，成就较高者有元好问、萨

都刺等。明代词的成就不高，杨慎、王世贞等仍作传统小词。清代号称词学“中兴”，清初，纳兰性德词学李煜、晏几道，缠绵感伤，浑然天成。陈维崧学苏、辛，词风豪迈俊爽，创“阳羡词派”。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学习姜夔、张炎，讲究词的艺术形式。后有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讲究寄托，推崇词体。近代龚自珍、王鹏运、朱孝臧、秋瑾、王国维等也善作词，词的传统绵连不断。

曲，是金、元时新兴的文学样式，它包括散曲和杂剧两大部分。散曲是诗歌的一种体式，杂剧则属戏剧。我们这里选的“曲”，仅指“散曲”。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小令是单个的曲子，套数是把同一宫调中的许多支曲子联缀起来歌唱。散曲多用衬字，用韵宽，语言质朴浅近，本色天然。

元代散曲的发展可以元成宗大德末年（1307）为界分为前后两期。由金入元的元好问已开始写作散曲。最初染指的多是一些位高官显的文人，如杨果、刘秉忠、王恽等。其后，卢挚、姚燧、冯子振等也都醉心于散曲创作。而成就最高的则是下层文人，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贯云石、张养浩、郑光祖等。他们多以散曲抒发抑郁感慨之怀，或咏史、咏物，风格或质朴，或清丽，或豪放，或诙谐。将散曲创作推向艺术高峰。元后期散曲讲究格律词藻，风格典雅工丽。乔吉、张可久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们专力作散曲，多纵情诗酒、放浪山水之作，用词典雅，格调婉约。改变了前期散曲的粗犷质朴之风。这个时期的作家还有薛昂夫、徐再思、张鸣善等。

元散曲多叹世、归隐的题材，如马致远的〔夜行船〕《秋

思》套曲、乔吉的〔玉交枝〕《恬退》等。也有不少清新明丽的写景佳作，如卢挚的〔沉醉东风〕《秋景》等。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张可久的〔卖花声〕《怀古》等则是咏史名篇。元散曲中还多歌咏男女恋情的作品，如关汉卿的〔沉醉东风〕《送别》、白朴的〔喜春来〕《题情》等。另外，关汉卿的〔一枝花〕《杭州景》、〔一枝花〕《不伏老》，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刘时中的〔端正好〕《上高监司》等，内容深厚，都是元曲中的佼佼者。

明代散曲继承元散曲余绪，颇有成就。可分南北两系作家。北方作家有王九思、康海、冯惟敏、薛论道等，作品内容充实，粗豪雄放，犹有关汉卿、马致远遗风。南方作家有王磐、陈铎、杨慎、梁辰鱼、施绍莘等，多写闺情，或山水风物，描写细腻，风格清丽婉约，有乔吉、张可久风致。

元明散曲中也存在不少内容情调不健康的东西，如歌功颂德、消极颓放、玩世不恭、描写欣赏女色等，我们应该批判地看待。

清人散曲，作者颇多，但多摹拟前人，成就不高。只有朱彝尊、厉鹗、吴锡麒等，尚有部分作品可读。

欧明俊

目 录

温庭筠	更漏子（柳丝长）	1
冯延巳	谒金门（风乍起）	4
韦庄	浣溪沙（夜夜相思）	7
李煜	浪淘沙（帘外雨潺潺）	10
范仲淹	苏幕遮（碧云天）	13
柳永	望海潮（东南形胜）	16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	19
张先	天仙子（水调数声）	22
晏殊	浣溪沙（一曲新词）	25
欧阳修	蝶恋花（庭院深深）	28
苏轼	江城子（老夫聊发）	31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34

晏几道	临江仙 (梦后楼台)	37
	鹧鸪天 (彩袖殷勤)	39
秦观	鹊桥仙 (纤云弄巧)	42
	踏莎行 (雾失楼台)	44
贺铸	青玉案 (凌波不过)	47
	鹧鸪天 (重过阊门)	50
周邦彦	苏幕遮 (燎沉香)	53
	兰陵王 (柳阴直)	55
李清照	一剪梅 (红藕香残)	59
	声声慢 (寻寻觅觅)	61
岳飞	满江红 (怒发冲冠)	64
陆游	钗头凤 (红酥手)	68

张孝祥	念奴娇(洞庭青草)	72
辛弃疾	水龙吟(楚天千里)	76
	青玉案(东风夜放)	79
姜夔	踏莎行(燕燕轻盈)	83
史达祖	双双燕(过春社了)	86
吴文英	风入松(听风听雨)	90
蒋捷	虞美人(少年听雨)	93
张炎	解连环(楚江空晚)	96
萨都刺	念奴娇(石头城上)	100
陈维崧	贺新郎(战舰排江口)	104
朱彝尊	桂殿秋(思往事)	108
纳兰性德	长相思(山一程)	111

秋 琪	鹧鸪天（祖国沉沦）	114
元好问	〔双调·骤雨打新荷〕	117
关汉卿	〔南吕·一枝花〕杭州景	120
白 朴	〔双调·驻马听〕吹	123
马致远	〔双调·夜行船〕秋思	126
张养浩	〔双调·水仙子〕咏江南	130
乔 吉	〔双调·水仙子〕重观瀑布	133
张可久	〔双调·寿阳曲〕书所见	135
徐再思	〔双调·水仙子〕夜雨	137
杨 慎	〔双调·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	140
薛论道	〔商调·黄莺儿〕塞上重阳	143

温庭筠——更漏子（柳丝长）

温庭筠（812～866），原

名岐，字飞卿，唐末太原
(今属山西)人。曾任国子助
教，后贬为方城尉。诗与李
商隐齐名，并称“温李”。词
风浓艳绮丽，为花间词人之
冠。《花间集》录其词66首。
代表作有《菩萨蛮》(小山重
叠)等。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①。惊塞雁^②，起城乌^③，
画屏金鹧鸪^④。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⑤。红烛
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⑥。

①漏声：漏壶滴水声，此指雨水滴落声；迢(tiáo)递(dì)：形容
悠长，此指雨点声连续不断。②塞雁：北飞塞上的春雁。③城乌：
城头栖宿的乌鹊。④画屏：绘有彩色图案的屏风；金鹧鸪：屏风上画
的金色鹧鸪鸟。⑤谢家：泛指少妇之家。六朝以来诗文中常以“谢
家”、“谢娘”、“秋娘”指妓女或美妾。⑥君：此指郎君，意中人。

作品 赏析

《更漏子》曲调就是“夜曲”。古代用铜壶滴漏来计算时刻，把一夜分成“五更”，故名“更漏”。本词借景起情，吟咏妇女相思情事。

词的上片主要写景。景中，作者铺缀了一系列的物象，并巧妙地用声音来绾合。开头两句，用“细”的春雨编织出一幅缠绵凄迷的景象，间以“长”柳丝轻飏其间。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故此景透露出一种故人不在的凄清之感。“花外”句，写得语意双关，既是写细雨飘洒花叶之上，聚集成珠，滴嗒坠落之声，又令人想象为声声更漏，宛然一首和谐的小夜曲。此句运用了以动衬静的手法，写出夜景的清寂，且景中含情，表现听者怀人难寐的百无聊赖之情。紧接着，“惊塞雁”三句，“惊”字领起，描绘塞雁惊飞，城乌盘旋，嘹唳长空的惊警之状。声音都来自高远之境，又与前“迢递”遥相呼应。而塞雁、城乌居然会被悠远隐约的漏声、微弱的雨响所惊动，不由让读者深深体会到当时环境的冷寂、凄清。雁、鸟尚难禁，人何以堪？有此一想，下句突接室内之景“画屏金鹧鸪”，便不难理解作者用意。这句令人自然联想起作者的另一首《菩萨蛮》“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词句来，鹧鸪双栖双宿，对比思妇闺中独居，极具象征意义，用的是反衬之笔。此句化用“月风吹露屏外寒，城上乌啼楚女眠”（李贺《屏风曲》）之意，征雁啼鸦与行者作伴，而画屏金鹧鸪则与居者相依。行者自苦，居者亦无乐可言。

上片，作者通过精心摹绘景物，层层翻进，在淡淡的哀愁之中，逐渐强化情感，并生发出下片色彩缤纷的离思和闺